

黑龙江戏剧丛书



評 劇

八女投江

北方文艺出版社

人 物

胡秀芝：女，二十四歲。

冷 云：女，二十六歲，抗聯五軍某部指導員。

安大姐：女，三十歲，朝鮮族戰士。

郭慧琴：女，十六歲。

小 金：女，十九歲，朝鮮人。

黃淑貞：女，二十七歲，原是農村婦女。

王 靜：女，二十歲，原是學生。

張桂蘭：女，二十五歲，原是女工。

王政委：三十五歲，抗聯五軍某大隊政委。

老 董：四十多歲的老戰士。

二牯子：二十多歲。

郭大娘：四十二歲，郭慧琴之母。

朴大娘：四十七歲，朝鮮人，朴大山之母。

朴大山：二十三歲。

崔姬玉：朝鮮姑娘。

龜 田：三十七歲，日本討伐大隊長。

劉黑臉：不滿四十歲，臉上有一塊青斑。偽保長。

周大馬棒：三十多歲，日本軍事翻譯官。

徐三眼：三十來歲，眼斜腿瘸。

扈 兵：周大馬棒的隨從。

特 務：便衣隊員。

窮苦百姓：老年人、小伙子、婦女若干人。

抗聯戰士：男女若干人。

日本軍：若干人。

偽警察：若干人。

第 一 场

东满老爺嶺山区刘家屯。村头有一座破馬架是刘昌夫妻住宅；对面一棵大樹上貼着集家并屯布告；樹后大路通村內，远見小徑奔深山；近处高粱火紅，谷子金黃。

〔胡秀芝在房前搗火煎葯。〕

胡秀芝：（唱）爐火欢，把葯煎，

葯气縷縷細如烟。

細如烟好比我愁云漫漫，

爐火欢更如同把我的心來煎。

丈夫得病四五个月，

医治无效一天重一天。

日本鬼又逼人并屯集戶，

一張布告貼在門前。

滿地的庄稼是窮人血汗，

怎舍得白扔把家搬。

〔胡秀芝望布告出神；刘昌从屋內出。〕

刘 昌：（唱）强打精神离了炕，

四肢无力手扶牆。

胡秀芝：（过去搀扶）刘昌你要干什么？

刘 昌：（唱）秀芝呀，

农家八月最繁忙，

高粱熟來谷子黃。

这正是农忙秋收日，

我怎能安心躺在床。

趁着秋高无雨天晴爽，

把咱的庄稼快割光。

胡秀芝：（唱）你一场大病身体弱，

怎么能拚出性命去逞强。

地里的活计全有我，

刘 昌：（接唱）我不能叫你一人里外忙。

秀芝呀，窮人就是受罪的命……

胡秀芝：（接唱）夺下镰刀扔一旁。

刘 昌：秀芝呀，咱们一年的血汗，上冬的吃穿，拉的飢荒欠的債，全靠这点庄稼，我能眼瞅不着急嗎！

胡秀芝：可命比庄稼更值钱哪！要紧的是人，这句话你忘了？

刘 昌：这是抗联同志說的。人家一面打鬼子一面帮助咱们种地，如今庄稼長成了，能让隊伍吃上一口米，也算咱们尽了点爱国的心思。

胡秀芝：我也是这么想……可鬼子不等咱们打粮食就叫集家并屯搬到楼山鎮去！（指布告）

刘 昌：鬼子想把咱们和抗联隔开，媽的，他隔了人，隔不了心！咱们就不搬……

胡秀芝：你胡喊什么，快坐下等吃药！

、〔夫妻坐下继续煎药。刘黑臉引周大馬棒、护兵从村内走来。

周大馬棒：（唱）刘保長送我出村庄，

酒醉七分晃晃当当。

这个小屯不大倒也象个样，

村前綠柳村后楊。

庄稼茂盛一片青紗帳，（想）

嗯，正是共軍活动的好地方。

刘保長，并屯的命令早發下，

为什么家家户户还不忙？

刘黑臉：翻譯官，有錢的粮戶，見到皇軍的布告，早就搬走了，就剩下这些窮小子，看見庄稼熟透了，磨磨蹭蹭不愿走。这些人都是抱着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財呀。

周大馬棒：別看的那么簡單，你們这是匪区，十之八九都受了共产党的赤化，他們要留在这，也許是为了給匪軍預备吃喝呢！（向刘昌）來，過來……

护兵：快過來！

刘黑臉：叫你呢，刘昌！这是皇軍龜田討伐大隊長的翻譯官周老爺。

周大馬棒：你为什么不搬家？

刘昌：周老爺，我們祖祖輩輩生在此地，人親土親，为什么搬家呀？

周大馬棒：混蛋！皇軍貼的集家并屯的布告你沒看見嗎？不往樓山鎮搬想留在这通匪嗎？

刘昌：翻譯官，我們苦忙了半年的庄稼剛剛熟透，这时候叫我們并大屯不是砍窮人命根子嗎？

周大馬棒：（冷笑）……留下你們的命根子就是救了共軍，再嘴硬我打死你！（一馬棒打得刘昌吐血）

胡秀芝：（急扶刘昌）刘昌，刘昌……（向周）你，你为什么打他？他是病人哪！壺里还煮着葯呢……

周大馬棒：（过去踢翻葯壺）我叫他死！

胡秀芝：（嚎叫）你还有沒有人性，我和你拚了……

〔胡秀芝哭嚎前扑，被护兵踢倒。吵嚷声引来附近的穷苦人。周大馬棒登上树下的大石墩，护兵掏枪戒备。〕

周大馬棒：你們听着……

刘黑臉：靜一点，都听着！

周大馬棒：皇軍早就貼了布告，讓你們匪区的民众都并到樓山

鎮去，此地不留一草一木，把匪軍凍死、餓死在大山里。你們誰要不听就是反滿抗日的政治犯！我今天來檢查已經和你們劉保長說清楚了：皇軍在一兩天之內，也許今天晚上就來到，把這裡留下的房子、糧食、人一律燒光、搶光、殺光！話已經說明了，要死要活你們自己選。（帶護兵出村而去）

群 眾：（一片恐慌）这可怎么办呢！鬼子真要趕咱們了……

劉黑臉：鄉親們，鄉親們……大家要看風使舵，探水行船，幾個月來皇軍节节勝利，抗聯已經被趕到大山里去了。大家就別再胡思亂想了，人隨王法，草隨風，趕快收拾收拾跟我搬到樓山鎮去，这可別怪當保長的不開面啦。（走回村內）

群 眾：（又嘈雜起來）破家值萬貫，怎么也得收拾幾天哪！血汗澆出來的莊稼全完了！快把劉昌抬進屋去看看……

〔一片哀怨，人群四散，舞台全暗。〕

〔入夜，嘈雜的人聲、犬吠把舞台哄明：村內火光閃閃，人們冒着黑夜向村外逃來。一位老太太逃至胡秀芝窗前。〕

老太太：秀芝，鬼子從村西頭進來了，亂燒、亂殺、亂搶啊！快攙着劉昌逃命吧！（下）

胡秀芝：（內唱）攙着劉昌往外奔，（二人出門跌倒）

劉 昌：（接唱）身虛力弱難動身。

又听遠處槍聲近，

鬼子就要殺到門。

秀芝呀，把我放开你快走，

胡秀芝：（接唱）死活一起不能分。（丟包袱）讓我背你快逃走！

劉 昌：（接唱）你，你……怎知我病情重來拖累人。

萬惡的周馬棒又打我一棍，

九成病几添十分。

看來我已無指望，

你何苦为我不脱身。

胡秀芝：（接唱）你別囉嗦再耽誤……

〔她剛背起刘昌，突然闖来二日軍。

日軍甲：啊！你們什么干？

胡秀芝：我們这就走，因为我丈夫病了……

日軍乙：他是你丈夫，紅胡子吧？（欲刺）

胡秀芝：（拉住）你們不要欺負病人哪！

二日軍：（猥褻地）哈哈……花姑娘，不要害怕……

〔二日軍近逼胡秀芝，刘昌乘机摸起鐮刀砍死日軍乙，
日軍甲打死刘昌。

胡秀芝：（惊叫）啊！刘昌……（昏倒尸旁）

〔日軍甲再欲开枪被冷彈击倒。

〔冷云率抗联男女战士冲上，伏地观望村內。

冷云：同志們，我們是和鬼子突然遭遇，要看准敌人再向村內
襲击。（稍停）小金子，安大姐留在这救护老乡，其余的同志
随我往里冲！

〔战士们喊起杀声，随冷云向村內冲下。

〔小金与安大姐組織着从村外返回来的群众，并发现
胡秀芝夫妻。

老太太：哎哟！是刘昌他們兩口子！

群众：（呼唤）秀芝，刘昌……

〔大家圍着刘昌夫妇呼叫。

胡秀芝：（唱）昏昏沉沉听人喊，（无目的地乱抓）刘昌，刘昌！

小金：他已經死了！

胡秀芝：我的夫哇……

（扑跌跪地唱）

寸心欲碎泪哭干。

恩爱夫妻生拆散，

和鬼子冤仇不共戴天。

夫哇！你血染全身死的慘，

我怎样与你报仇冤？

小金：大嫂，你別过分伤心了，我們替你們报仇！

胡秀芝：你們？……

安大姐：对，我們抗日联軍替你报仇。

胡秀芝：（扑向安大姐）同志，你們能收留我嗎？

〔冷云帶老董、二牝子走來。

小金：我們指導員來了，你和她說。

冷云：什么事呀？

胡秀芝：指導員，鬼子打死了我丈夫，我要跟你們去报仇。

冷云：來，先把亡人抬進屋去安排安排，參加隊伍的事回頭再說，來，來……

〔群众与战士們帮秀芝抬刘昌近屋。

安大姐：指導員，咱們应当收留她。

冷云：我們現在正轉移尋找大隊，吸收新战士很不方便。

〔又有一些老乡与抗联战士欢聚而來。

〔張桂蘭、黃淑貞推着換了破衣的刘黑臉上。

張桂蘭：報告指導員，这个屯的保長找到了！

刘黑臉：（一躬到地）長官，不知大軍駕臨小村有失遠迎，当面告罪，告罪……

冷云：保長先生，你冷鍋貼餅子要溜嗎？

刘黑臉：言重了，言重了，小人一向看重民族气节，贊助联軍反滿抗日的义举呀……

〔胡秀芝及群众等从屋內出來齊指刘黑臉。

群众：真是一張嘴八个舌头，大白天还替日本人說話呢！你要多說几句好話，鄉親們也不會受这么大害……

冷云：你听听，这是群众对你的控告啊！按照抗日民主政府的

法令对漢奸……

刘黑臉：小人知罪，小人知罪……为了痛改前非，我向您自首：我地窖里藏着三个日本人，請联軍快去抓來，算我將功折罪。

冷 云：好，为了抗日救國，我們共产党主張不分階級党派，團結起來一致对外。你既然愿意改过，就給你个自新的机会，希望你眼光往远看，日本侵略者是暫时的强大，中國决不会滅亡。

刘黑臉：肺腑之言，肺腑之言……

冷 云：好啦。張桂蘭，你們第一組去俘虜那三个鬼子，不投降就坚决消滅。

張桂蘭：走吧！

〔刘黑臉引張桂蘭和几个战士进村。〕

冷 云：乡亲们！我們在轉移路上發現这里起火，赶來把二十几个鬼子全部消滅了，你們赶紧收拾东西在天亮前搬走，免得隊伍走后受鬼子殺害……

〔王靜跑来。〕

王 靜：报告！远处發現敌人火光，鬼子正向这一帶集中。

群 众：（一片慌悚）同志，这可怎么办哪……

冷 云：（登上大石）乡亲们！帝国主义把我們中國看成一塊肥肉，想一口吞掉。蔣介石国民党在“九一八”出賣了我們，可我們还有共产党毛主席領導，有人民自己的抗日联軍正在白山黑水打击敌人。大家不要听信鬼子的欺騙。要勇敢的行动起来，能参加隊伍就拿起槍來战斗，不能参加就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他們，用鐮刀、用斧头，一直打到战争販子滾出中國的大門！

群 众：（怒吼）打倒帝国主义侵略者！抗日联軍万歲！……

冷 云：好，大家快搬走，我們打掩护。

〔群众散去。胡秀芝拿起鐮刀向敌人方向走去。〕

冷 云：（拦阻）你要往哪去？

胡秀芝：我唯一的親人被鬼子打死了，我还能往哪去？你們不要我，我拿鑊刀去拚！

冷 云：我們希望大家都能武裝起來，可是目前情况很緊張，你一个女人参加小队不太方便。

胡秀芝：女人不方便，你們怎么能行？

冷 云：（欽佩地）說的有道理，好，接受你参加抗日联軍。

战士們：（贊同的）欢迎新同志！

〔黃淑貞、張桂兰等上。〕

黃淑貞：报告，刘保長家的三个鬼子死不投降，被我們全部消滅了。

冷 云：（点头）乡亲们已經走光了，咱們趕緊去尋找大隊，向老爺嶺出發。

胡秀芝：上老爺嶺啊？往东北走。

冷 云：好，咱們这回有活地圖了。胡秀芝！

胡秀芝：有！

冷 云：挑近路躲开鬼子封鎖，向老爺嶺方向帶路！

胡秀芝：是！

〔胡秀芝領队伍往深山而去。〕

〔天漸亮，刘黑臉鬼祟而出。〕

刘黑臉：哎呀！

（唱）昨天夜里好危險，

皇軍被抗联消滅完。

若不是我的心眼快，

也得被判个大漢奸。

拿三个鬼子送了礼，

我的小命才保全。

抗联今早从东边走，

我得趕緊鑽西山。
去給皇軍把信送，
昨晚之事好隱瞞。
為了我一生富貴家財萬貫，
只有皇軍才是靠山。

〔跑場，二日軍上。〕

日 軍：什么人？

刘黑臉：我，刘家屯的保長求見太君有緊急報告。

日 軍：走！（圓場）報告！

〔龜田、周大馬棒上。〕

日 軍：大隊長，一個滿洲人求見。

刘黑臉：刘家屯的保長給太君請安。

周大馬棒：啊，你是刘黑臉？

刘黑臉：哎呀，翻譯官可找到您了！

龜 田：他是什么人？

周大馬棒：刘家屯的保長。我們派去的小分隊怎么样了？

刘黑臉：可不好了！（數板）

大隊長翻譯官您請听，

刘黑臉向您報實情。

昨晚皇軍剛一到，

抗联突然就來了兵，

他們在暗處把槍放，

皇軍吃虧沒看清。

一場戰鬥真激烈，

皇軍全都盡了忠。

我混在人群里裝百姓，

這才勉強死里得逃生。

龜 田：（拔刀怒吼）啊！你們心統統壞了！

刘黑臉：(跪倒)大隊長开恩，小人还有下情……

周大馬棒：大隊長，这是頂好的滿洲人，容他把話說完。你說吧！

刘黑臉：(起立)大隊長，昨晚之事，真是突如其來，为了給皇軍报仇，我在猪圈里偷偷的蹲了一夜，看見匪軍往东北走了，就赶忙跑來送信。

龜田：刘，你是真正的日滿一德一心哪！哈哈……。

周大馬棒：刘黑臉，大隊長很喜欢你的赤胆忠心，你別当保長啦，随着皇軍建設王道乐土吧。

刘黑臉：愿效犬馬之劳，愿效犬馬之劳。

龜田：你就在肅匪便衣隊里当差，先帶着皇軍把那股匪軍追上。

刘黑臉：是是，多謝翻譯官栽培，大隊長恩典；天照大神的慈悲……

龜田：周，匪軍一定是逃避我們的扫蕩向山里集中，命令日滿軍隊嚴密封鎖老爺嶺，全部消滅匪軍的小股部隊！

周大馬棒：是！

龜田：刘，帶路出發！

刘黑臉：(学周的奴才相)是！

第 二 場

前場翌日清晨。刘家屯东北方。山巒深处有兩戶人家：左，住漢族郭家母女，右住朝鮮族朴家母子。

〔朴大山从屋內忧郁的走出。

朴大山：（唱）秋風吹，秋氣涼，
秋樹變紅秋草黃。
秋蟲哀哀鳴秋野，
秋景蕭蕭添愁腸。
媽媽病重倒在炕，
我不能進山心內忙。
昨天保長又傳話，
叫我們集家并屯搬到大鄉。
愁愁悶悶低頭暗想，

〔郭慧琴端飯上。

郭慧琴：（接唱）大山哥為什麼這樣憂傷。

朴大山：沒什麼！

郭慧琴：大娘有病，你不能進山去採木耳，着急啦？

朴大山：禍不單行啊！昨天屯長通知，叫咱們這兩戶人家也得并到樓山鎮去；木耳不趕快撿回來，一搬家就白糟塌了！

郭慧琴：媽媽也是這麼想，叫我早起作飯，你吃了好進山去，大娘的病我們娘倆照顧。

朴大山：又得勞累你和大嬸。

郭慧琴：遠親不如近鄰，這個山溝里就咱們兩家，你还客氣什麼。

〔郭大娘自屋內出。

郭大娘：你們還磨蹭什麼，大山快吃飯，早點進山去！

朴大山：大嬸，我帶着到山上吃吧，媽媽還睡着，您多費心啦！

郭大娘：你去吧！我領你妹妹從關內剛上來時候，也是全靠你們家幫助啊！那時，你爸爸還活着，你才這麼高！

朴大山：好，我走了，大嬸。

·〔朴大山帶上千糧，拿起防身利斧向山里走去。〕

郭大娘：真是好孩子，別看是朝鮮人，人情來往一點也不比咱們差。

郭慧琴：您這個絮叨勁，去看看朴大娘吧！

〔母女進朴家屋內。〕

〔冷雲帶安大姐、胡秀芝潛上。〕

冷 雲：命令大家四外警戒，我和安大姐偵察屋內。

〔胡秀芝應下，冷雲、安大姐分向兩座房子靠近。〕

郭慧琴聲：朴大娘，朴大娘……

郭大娘聲：快去倒碗熱水來，快……

〔郭慧琴跑出與安大姐迎面碰上。〕

郭慧琴：（驚住）啊！你們……

安大姐：小妹妹別害怕，我們是好人，屋裡都有誰？

郭慧琴：我媽媽，還有個朝鮮老太太，她病的挺厲害！

冷 雲：安大姐快進去看看！（安入內）小妹妹，我問問你……

郭慧琴：不行，朴大娘昏過去了，我去倒熱水。

冷 雲：別急，我給你請個大夫。（喊）小金子！（小金應上）屋裡有病人，快去急救！

〔三人急進屋。〕

〔胡秀芝、張桂蘭、黃淑貞、老董、二牯子、王靜六人上。〕

老 董：二牯子，王靜，咱們放哨去，你們先歇歇。

〔三人分頭去放哨。黃淑貞等坐院內，胡秀芝舉起匣槍比在眼上瞄準。〕

胡秀芝：張同志，这样打对不？

張桂蘭：（矯正）胳膊伸直，屏住气再勾火。

胡秀芝：唉！咱們总是轉着走，什么时候能咋，咋，打死几个鬼子
报报仇！

黃淑貞：才走了兩天就發急了？咱們这是进老爺嶺尋找大隊，不能和鬼子硬碰；只要你跟張桂蘭把槍練准了，以后有的是仗打。

〔三人又練起枪来。

小金声：好了，到外面換換空气吧。

〔屋內众人搀朴大娘出。

朴大娘：（唱）药到病除身体輕快，

郭大娘：（唱）多謝同志为我們除災。

冷 云：（唱）軍民一家何必見外，

郭慧琴：（唱）快坐下歇歇我去打水來。

〔郭慧琴进屋取水与众人飲。

朴大娘：半年多沒見隊伍了，鬼子說你們都被打光了！

冷 云：只要东北人民死不光，咱們抗联就垮不了。鬼子为了把咱們軍民隔开，正在实行集家并屯和三光政策，我們隊伍正在向山里轉移，这是为了保存实力，常期打鬼子。

朴大娘：好，只要有你們在，中國、朝鮮都有盼望，迟早叫我儿子也去找你們。

郭慧琴：媽媽，我也跟去。

郭大娘：別胡說八道，快給同志們倒水喝。

冷 云：小妹妹你还小，現在得跟着媽媽作伴，哈哈……（引得大家同笑）

〔老董急上。

老 董：指導員，山下上來兩個人，看打扮好象老百姓。

冷 云：（稍思索）大家隱蔽一下，秀芝留在这一面作飯 一面偵

察，如果是逃難的老鄉，我們再回來吃飯，走。

〔冷云引戰士們鑽進山內。〕

朴大娘：看你這身便衣，是新來的吧？

胡秀芝：丈夫被鬼子打死了，剛上隊。

郭大娘：唉！鬼子作孽越大欠債越深！和慧琴到屋去作飯吧。他們看不出你是外人。

胡秀芝：就說我是您的大女兒。（向慧琴）走，煮飯去。

〔胡秀芝與郭慧琴同進郭家。〕

〔徐三眼與護兵穿便衣上。〕

徐三眼：（唱）化裝改扮進了山，

到處偵察搜抗聯。

東走西奔滿頭汗，

護兵：三眼，有人家了！

徐三眼：（接唱）見兩個老太太坐在那邊。

前不靠村後不著店，

兩座房子孤孤單單。

這可算山中的千里眼，

叫聲兄弟咱們去看看。

發財、發財……

郭大娘：喲，連飯都吃不上啦，還發財呢！哥倆快來歇歇吧。

徐三眼：進山溝道發財，到網房子喊快當，這是咱們跑腿的規矩。

朴大娘：我們不是木柶也不是魚場，是兩戶住家的。

護兵：喲，這高麗老太太滿洲話說的不錯呀！

徐三眼：（忙遮掩）拿干糧，拿干糧……咱們歇歇腿喝點水……

兩位老太太幾口人哪？靠什麼生活呀？

郭大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全仗孩子們撿木耳、挖人蔘。

朴大娘：二位不是此地人吧？怎麼連東山里這點事還不明白？

护兵：这窮山惡水的地方我們是头次來。

徐三眼：（忙接过）对，对，我們是南滿工人，鬼子來了不好过，听说东边有这个（手势）就奔來找个出头之路。

朴大娘：（手势）这是什么，打圍的炮手？咳，官家早把槍收去了。

徐三眼：不，我說的是抗联，你們叫紅軍……

护兵：对，还叫抗日义勇軍，知道不？

朴大娘：哦——这个呀！

护兵：（同問）有吧？

朴大娘：沒听说过。

郭大娘：（手势）还头一次看你們这么比划呢。

徐三眼：你們也許不明白，我再找你們年青的唠唠。（欲进屋）

朴大娘：不在家，进山撿木耳去了。

徐三眼：真不巧。咱們弄点水喝，吃了干粮好赶路。

郭大娘：喝水呀，等我給你們打去。

徐三眼：不麻煩老太太了，兄弟你进那屋，我到这屋，咱們自己來。

〔徐三眼进了朴家。护兵刚到郭家門前，胡秀芝持槍迎出。

胡秀芝：狗腿子，正要找你們报仇，你还送上门來了！（开枪打死护兵）

〔徐三眼聞槍声跳后窗逃走，胡秀芝又一槍沒击中。

〔冷云与战士們跑出。

胡秀芝：指導員，我認識他是周大馬棒的护兵，把他打死算报了个小仇！

冷云：冒失鬼，誰叫你打的？

胡秀芝：啊？不該打死他……